

# 班素拉巫术仪式：菲律宾阿拉安人的 治疗和救灾文化\*

史 阳<sup>◎</sup>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原创性地深描和诠释了菲律宾山地原住民族阿拉安人的“班素拉”巫术仪式和超自然治疗。该巫术借助于构建人类与神灵之间的交易和问责的机制，最终达到抚慰病患、缓解灾祸、解除危机的目的；从而维持人与他人、人与神灵之间的和谐，保持当地社会的稳定，实现祛病禳灾的社会功能。

**关键词：**巫术仪式 超自然治疗 本土文化 菲律宾

**作者简介：**史阳，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副教授。

巫术仪式和超自然治疗是东南亚地区本土社会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根植于当地的万物有灵世界观和传统多神信仰，是原始宗教信仰在原住民传统社会中的仪式实践。即便是现代社会，该地区众多民众也已皈依各世界性宗教，但本土传统的神灵信仰、巫术仪式及其相关文化，仍以独具地方特色的方式在各国民间广泛流传，作为当地祛病禳灾的文化，成为重要的地方性知识。于是，诠释东南亚地区的本土文化、社会传统，必须透过仪式、巫术光怪陆离的表象，去解释其深层内涵和自洽逻辑；释读关于医痛疗伤、救灾助难的本土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特质，是其中重要一环。本文立足海外民族志研究，以菲律宾山地原住民族阿拉安人（Alangan）的巫术仪式和超自然治疗为例，依据笔者田野调查搜集的第一手资料，通过深描和分析原住民的“班素拉”仪式，探讨该巫术治疗的本质是通过构筑一场人类与神灵之间的交易，建立问责机制、构建集体协作，从而缓解和宽慰由于病患、灾祸、危机给人们带来的苦痛，维持人与人、人与神灵之间的和谐关系，保持当地社会的稳定和团结。

## 一、阿拉安人与班素拉仪式

阿拉安人<sup>①</sup>是无文字的原住民族<sup>①</sup>，世代生活在菲律宾民都洛岛最高峰哈尔空山（Halcon）周围广袤的热带丛林山地上，人口约一万。阿拉安人主要从事以刀耕火种、土地轮耕为形式的游耕农业，在山林中烧荒辟地，种植旱稻、玉米、甘薯、薯蕷、芭蕉等，兼有果实采集和狩猎，还通过为周边平地民族做雇农等谋生。他们居住在由茅草、藤条、竹、木建成的干栏式建筑中，会根据轮耕的需要每隔数年迁移。阿拉安人的世界观是万物有灵的多神信仰，相信世界由创世神灵创造，善灵与恶灵二元对立，人们通过巫医呼唤善灵的帮助、祓除恶灵的戕害。因为有语言无文字，于是这种世界观通过口头叙事逐一呈现，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创世神话、洪水神话、始祖传说、史诗吟唱，即阿拉安人丰富的口头传统和民间文学。同时阿拉安人将世界观付诸实践——通过巫术实践去改变现实生活。每当有人生病或者村社遭遇灾祸时，即认为是恶灵作祟所致，巫医便施行各种巫术占卜仪式，调集善灵力量去对抗恶灵伤害，从而治疗病患、保护村社、度过危机。笔者曾于2004至2013年多次对该民族的精神信仰和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菲律宾马拉瑙族英雄史诗《达冉根》翻译与研究”（编号：2018VJX051）阶段性成果。

① 本文中出现的阿拉安语词汇，系笔者根据在当地从事研究的欧美人类学者和传教士通行使用的正字法规则转写而成。

仪式实践开展田野调查工作，本文所用民族志资料即为历次田野调查所得。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阿拉安人所有巫术治疗和仪式仪典都是围绕一种叫“班素拉”（pansula）的仪式展开的。当阿拉安人遇到严重病患、重大灾祸、社会危机时，或者在其他重要的场合中，宰杀鸡、猪献祭，并向神灵提出问题和要求，而后根据动物的内脏状况、动作形态等来占卜凶吉，从而求取神灵的谕旨，最终判断所涉重大事件的结果或发展趋势。它包括两项内容：1. 向神灵祈祷询问——通过献祭动物向神灵提问“病人是否能治愈？”；2. 神灵给出神谕——通过查验鸡、猪特定器官的软硬、形状以获得答案。班素拉本质上是阿拉安人与神灵沟通交流的一种方式，其核心是人向神灵提出三个层次的要求：1. 通过献祀动物、操弄仪式，向神灵提出具体的诉求；2. 通过祈祷过程中的言辞字句，要求神灵满足前述诉求；3. 要求神灵必须予以答复，通过占卜以神谕的形式把答案传递给人们。

阿拉安人用两种方法给各种班素拉归类。一是按照献祀采用的动物，分为两种：杀鸡占卜的“鸡班素拉”（panusla manok）和杀猪占卜的“猪班素拉”（pansula buyok）。两类班素拉献祀的动物不同，查验神谕的具体方式也就相异。猪远比鸡贵重，所以重要的场合都用猪班素拉。二是根据仪式的具体用途，分为多种：1. 患病班素拉——治疗病人疾病，2. 旱田班素拉——保障种植、庇护丰收，3. 感恩班素拉——庆祝丰收、感谢神灵，4. 加强班素拉——遏制灾祸苗头、防止局势恶化，5. 河流班素拉——阻止河流改道、发洪水给村社带来灾难，6. 生物归来班素拉——庇护大自然资源丰盛。这些班素拉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是“患病班素拉”，阿拉安语作“pansula miaskit”，直译为“病人的班素拉”。顾名思义，它是专为病人举行的特定仪式，将占卜病况的神谕仪式和治疗疾患的巫术治疗合二为一。当村社中有人身患重疾、或面临重大生命危险，其它较简单的巫术治疗已无法奏效，巫医、病人家属就举行仪式杀猪献祀，向神灵祈祷，要求善灵去驱赶致病的恶灵、令病人康复；再用动物内脏、血液等进行占卜，以获取神灵发来的神谕——病患是否会治愈。本文主要以“患病班素拉”为例，讨论班素拉仪式的历史起源、操作过程、象征意义、实质内涵等。

## 二、班素拉的神话起源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阿拉安人的口头叙事中，有关于人类始祖与班素拉仪式起源的神话。神话直接赋予了班素拉一个具有神圣性的历史起源。

大洪水后，人类始祖兄妹俩生了姐弟四人，大姐 Panggayaran、二姐 Lumpi ē n，三弟 Remuryuon、四弟 Likadyos。父母亲要分财产让他们世代继承，但每个人都想拿的比别人多。三弟、四弟站出来说，因为他们是男人，比女人的力气大，所以应拿到更多的份额。大姐、二姐就联合起来，和兄弟俩对着来。四弟家里最小，父母最先把一套弓箭分给他，大姐分到了父亲的黄金戒指，二姐分到了母亲的一块布毯，三弟最后只分到一个藤编的盘子。每人分的东西都有特定的含义。大姐的黄金戒指是指大自然的各种财富，意味着她是大自然各种资源和物产的主人，于是大姐后代就是山上有神力的精灵，人们的种地、打猎都是在向大姐后代索取物资。二姐的布毯是广袤的森林和大地，二姐后代是今天的阿拉安人等山地少数民族，他们在广阔山林中自由生活。三弟的藤盘子意味着个人独占的土地、稻米和各种食物，三弟后代是今天平原上的他加禄人等主体民族，他们拥有各种财富、生活富足。四弟弓箭是用来捕鱼的，四弟就是去海边捕鱼，又去了海的对岸，他的后代坐船回来，就是各种各样的外国人。分完财产后，四弟仍不满足，想偷大家的东西，大姐训斥他：“父母已把弓箭给了你，那是你应得的，为什么还要偷我们？”为了避免姐弟间继续争执，四人便立约：“我们都已有自己份额。如有人偷盗，就会‘遭遇厄运’而变穷困，

以示惩戒；如有人不尊重家人，就会得‘重病’作为惩罚，得病后会迅速瘦弱、无药可治。只有举行一种叫‘班素拉’的仪式，杀猪献祀，向神灵祈求宽恕，才能治愈。”于是后人们都按照先祖当初的约定，有人生病或遭遇厄运时就举行班素拉仪式，以祈求神灵的帮助。<sup>①</sup>

这则神话前半部讲述了人类始祖繁衍了特点各异、分工不同的各个民族，内容与笔者调查的其他阿拉安始祖传说基本一致<sup>②</sup>。神话先讲了不敬家人、施行偷盗的违禁行为，又把人类重病和遭遇厄运的原因解释为对违禁的惩罚，同时提出豁免违禁的解决之道，即通过巫术仪式与神灵沟通从而得救。于是班素拉仪式就被定义为，既是人类豁免自身行为的解药，又是人类与神灵沟通交流的渠道。正如功能主义所认为的，阿拉安神话通过提供一个“具体而有前例可援的故事”作为理论依据和历史性的权威<sup>③</sup>，为阿拉安人在行为实践中实施班素拉仪式提供了合法性和权威性，神话直接解释和指导了仪式。

### 三、患病班素拉

阿拉安人通常选择特定的良辰吉日举行其他类型的班素拉，比如月圆之日、日出之时。但患病班素拉是用于危重情况下治病救人，所以没有时间上的特定限制，随时按需举行。

#### （一）仪式准备

阿拉安人在患病班素拉中通常用猪（buyok）献祀以凸显仪式的重要性。仪式所选的猪，阿拉安语叫“kanlunan maksēngēn anayon”（黑色本地母猪），表示对猪有品种、颜色、性别三方面的要求：一，必须是本地的坎鲁南猪（kanlunan）。坎鲁南是本地猪种，它体型较小，长到约半米高就已成年，平日放养。虽然阿拉安人已从山下引进外来猪种，但只是饲养作为生计，绝不用于仪式，因为“用外来的猪进行班素拉，不会有正确结果”。二，必须是黑色的猪。“黑色”（maksēngēn），作为阿拉安语三个基础色彩语码之一，涵盖了黑、绿、棕等诸多深色调，指称自然界郁郁葱葱的颜色，被视为是生命力的象征，于是仪式中黑猪就成了增强病人生命力的符号。<sup>④</sup> 报告人在选猪时，发现猪很健壮、身上有大片黑色花斑时，会毫不掩饰地直言“非常好看”“有生命力”。于是，选的猪几乎通体黑色、深棕色，或者是在猪身显著位置有大片、显眼的黑色、深棕色花斑；通体白、灰、黄色的猪，只作为普通的肉食来源或财产支付的手段。三，必须是母猪（anayon）。如果本村没有适合的成年母猪，必须去其他村社找，即使再麻烦也绝不能用公猪代替。报告人比那解释说：“母猪可以下仔，一生就一大窝……它可以增强病人的生命”，即母猪象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生殖力，也被阿拉安人当做符号用于仪式。综上所述，班素拉对于猪的三项要求，都是在表达对生命力、生殖力的渴求，希望通过仪式把猪拥有的生命力、生殖力转移到病人身上，从而让病人痊愈。这一逻辑说明，班素拉带有典型的弗雷泽式“接触巫术”的属性。

仪式通常由巫医巴拉欧南（balaonan）主持，开始前巫医会召集众人，村社里人们多少都沾亲带故，遇到治病救人的大事，更是会积极参加、尽量帮助。病人家属将准备好的猪牵到屋中，把猪的前后蹄用藤条分别成对捆好，让猪侧躺在地，一侧肋部朝上，猪肚、猪脚都指向东方。因为阿拉安人认为东方象征生命，希望病人的生命能像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再次复苏。班素拉被赋予了隐喻内涵，人生病就像是遇到黑夜，班素拉后黑夜过去、太阳升起，

① 报告人 Banilad 社的 Pinoy，中年男性。笔者在其他村社也搜集到类似文本，可相互印证，此版本最为详尽。

② 参见拙作《想象的地方性神圣历史——菲律宾阿拉安人的神话观》，《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6期。

③ [英] 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32页。

④ 参见拙作《菲律宾阿拉安人的色彩语码和象征内涵》，《民族艺术》2020年第2期。

病人重回光明、生命力复苏。

人们拿来一把铁质斧头或砍刀，横放在猪身上。扶病人跨坐上猪身，面朝东方，双手抓住刀斧。如果病患是小孩，没法自己坐上去，就由母亲抱着坐。需要有两三个人用脚踩或手按住猪，以防猪惊恐不安将病人掀翻。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猪和病人，纷纷伸出手臂，前排的人去抓刀斧，后排的人把手放在前面人的肩、背上。在场所有人好像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彼此相连的网，病人在正中心。这是显示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动人场面，班素拉让阿拉安人把心中情绪充分抒发：众人的参与，是表达对病人及其家庭的关心、安慰；众人围在一起，是聚集每个人的力量去帮助病人，显示出此刻每个人都与病人紧密团结在一起。

## （二）祈祷和杀猪

所有人围好后，巫医开始祈祷：“守护之主啊。守护之主，你在哪里？我们向你呼唤，守护之主。从东方来的人，你听（请求）吧。巴德巴丹之灵，你是只有一只耳朵的人。你一定要听啊。我们现在（举行仪式以）加强生命。”其中巴德巴丹之灵是守护神安布奥的使者，负责传递人的呼唤。

接下来巫医面对病人祈祷说：“阿比延你不要担惊受怕，尽管把你吓着了，但你还是回来吧。”这是对病人的灵魂“阿比延”（abiyan）说的。阿拉安人认为，人有灵魂阿比延，世间有危害人的恶灵，生病是因为恶灵侵扰人的灵魂，要把灵魂从人体里掠走；如果灵魂能返回归位，病就会痊愈。

然后巫医携众一起祈祷，向神灵直接提出诉求并要求神灵满足：“身体要硬朗起来，我们不想让病人（灵魂）被抓走，这就是用来加固（病人）的东西，你不要违背（我们之间的）协议，你（心里）不要不情愿，这就是用来加固（病人）的东西，（你）让巴拉伊硬起来。”

之后巫医继续祈祷，具体指导神灵应该如何医治病人：“我们要用这（猪）来加强（病人），你可以（把病人）遮掩起来，这样（恶灵）就再也看不见了。”

接下来人们围在一起，畅所欲言逐一描述各自最近做的梦，以便从各种梦兆中寻找病人患病的线索，从而为治疗提供帮助。比如，梦见病人的刀或斧头被拿走、折断或丢失，病人的鸡走失、被偷等，都是典型的恶兆，表明恶灵麻冒在侵害病人灵魂。一番讨论后，巫医会指出到底是哪些恶灵、于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侵害病人。这种探究病因的过程清楚表明，巫术治疗主要侧重于为疾病提出一种与本土文化认知相符的合理化解释，而非生理意义上治病。借助巫术来推断病因是世界各民族中常见的文化现象，比如苏丹的阿赞德人，会利用巫术来寻找疾病的原因，并求助于神谕来得到相应的治疗办法。<sup>①</sup> 蒙古人关于萨满起源的神话中，明确说明了萨满的工作不是直接对症使用医术，而是寻找疾病的原因。<sup>②</sup> 查找病因的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对症下药”。对阿拉安人而言，这里的“病因”并非生理意义的，而是精神世界中致病的恶灵。明确“病因”，知道需要抗击的恶灵具体是谁，才能有针对性地向神灵提要求，让善灵精准打击致病恶灵，从而“对症治疗”。

讨论结束后，几个成年男子上前准备杀猪，巫医继续祈祷：“我们相信你这头猪，我们拿你来不会是坏选择，所以我们拿你去加强（病人），（你的）巴拉伊要坚硬起来。”

杀猪人用刀抵着猪颈准备动刀，巫医大喊一声：“marigēn bilog, pakalēnēn in balay!”意即：“身体要硬朗，巴拉伊脾要坚硬！”再次表达希望猪的脾脏坚硬，从而象征病人身体硬朗、能够痊愈。之后猪颈动脉被一刀割开，鲜血喷涌而出。猪身前会放一个锅把血接住，以

① [英] 埃文思—普里查德：《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覃俐俐译，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第 37—163 页。

② 陈岗龙、乌日古木勒：《蒙古民间文学》，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第 50—52 页。

供巫医稍候参考、辅助占卜，仪式结束后用于做菜。垂死的猪撕心裂肺地嚎叫、挣扎，杀猪人把它死死按住，围观的人们却异常兴奋和激动；对于阿拉安人，此时并非屠宰牲畜的杀戮时刻，而是神谕近在眼前、呼之欲出的神圣时刻；而且这神谕绝不稀松平常，将昭示病人康复的希望。待猪血流尽、不再抽搐，杀猪人把猪架上火堆烧炙褪毛，巫医在一旁监督并休息，等待下一步获取神谕。

### （三）查验神谕

人们在地上铺好数片芭蕉叶，将褪完毛的猪腹部朝上放好以便开膛。先从肛门处割开，摸出直肠末端，用藤条作绳扎住，以免粪便外流。然后顺着两侧猪肋由尾往上，在腹部和肋部交接处各切一刀，使整个腹部与肋部分离，像掀盖子一样把肚皮打开，腹腔便完整暴露出来，再将各脏器逐一掏出。巫医和杀猪人一起，检出猪胃并稍作翻转，露出脾脏。脾在胃后方、靠近背部脊椎的位置，它就是班素拉中所说的“巴拉伊”（balay）。脾表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膜，紧紧包裹着脾和胃，就是班素拉中的薄膜“科里拉斯”（koriras）。用刀小心翼翼切割，将连为一体的薄膜与脾剥离下来，动作务必谨慎，不能割断、弄破。接下来把胃、肠等脏器全塞回腹腔，翻转猪身、整理四肢，将猪伏坐在地上。简单擦拭猪臀后，把脾和薄膜铺放在后臀上小心展开，脾在上薄膜在下，脾头朝上脾尾朝下。先把脾展平，再以脾为中心将薄膜向各方向逐一轻轻展平，直至全部平摊在后臀上。薄膜展开之后很大一片，白色透明，上面还附有脂肪组织，呈树枝状白色纹路，看起来就像是巨大的蜘蛛网。脾位于薄膜正中，呈新鲜、湿滑的深红色。至此，占卜中承载着神谕的两件物品，“巴拉伊”脾脏和“科里拉斯”薄膜全部展现在人们面前。

巫医开始正式查验神谕。阿拉安人相信脾和薄膜会给出病人是否能康复的答案，布卡瑶社一位不具名的巫医曾对笔者说：“你有你们的书，这是我们的书，它会告诉我们想知道的东西”。第一，查验脾脏，脾脏形状是最主要和权威的神谕指示。巫医上下前后左右翻动脾脏，多次拨弄、抓捏整个脾脏，尤其是反复地捏脾头，看其是否能始终自然保持坚挺、翘起的状态。猪脾的形状像人的舌头，脾头就是舌尖。如果脾脏是完好的长直形状，质地足够硬，脾头就会上翘，看上去像翘起的舌头。这就是很好的神谕，表明病人能逐渐痊愈。如果脾脏质地较软，甚至表面有裂纹或出血点，脾头就会往下垂、下塌，看上去像是垂下、扁平的舌头。这就是不好的神谕，说明病人已无可救药、大限将至。第二，查验“科里拉斯”薄膜，它对研判神谕起辅助作用。科里拉斯薄膜本质上是环绕脾脏的白色粘膜层，上面有小血管和脂肪。如果薄膜上的脂肪组织肥而多，血管无异样，就是好结果；如果薄膜上没什么脂肪，血管有断裂，有星星点点的出血点，就是结果不好。脾脏的软硬和薄膜的肥瘦通常正相关，阿拉安人的经验是“两个结果从来一致，不会相反”，报告人蒂诺伊告诉笔者“no mataba in koriras, maalēn marigēn in balay（如果科里拉斯是肥的，巴拉伊就又硬又好）”。这是因为，脾是大型淋巴器官，富集脂肪，是阿拉安人肥美可口的美食，其形态很大程度上是由脂肪含量所决定。所谓脾脏摸上去硬、看起来上翘，其实是脾脏中脂肪含量足够多；相应的，周边薄膜上也会带有不少脂肪组织。如果脾脏里脂肪含量少，形态就会显得软、塌，周边薄膜上也少有脂肪。第三，查验猪血，用来判断具体病因。杀猪时用锅接的血，静置一小会儿后逐渐开始凝固，凝固过程中表面会呈现出花纹，巫医查验这些花纹来解释病因。比如花纹呈人形，就意味着生病是由于他人诅咒、加害，或病人冒犯他人、违背禁忌，而被神灵惩罚；如果呈现像人又不是人的形状，就意味着生病是恶灵作祟所致。巫医查验完上述三项便宣告结果。如果神谕好，会兴高采烈地大喊：“Marigēn in balay! mataba in koriras! Maalēn in bilog!（脾脏是硬的！薄膜很肥！身体会好！）”如果神谕不好，会失望地说：“masasa in

balay, maniwang in koriras, daetēn in balay (脾脏是软的, 薄膜很瘦, 脾脏很糟糕)。”

班素拉的查验涵盖了治疗效果和致病原因两个层面, 说明它并非局限于治病本身, 而是试图构建一套完备系统来解释和应对危机, 通过探明致病原因, 从而有针对性地化解人与人、人与神灵之间的矛盾和紧张状态, 矛盾化解、紧张消除之后, 身体就可以痊愈。所以班素拉本质上并非直接针对狭义上医治生理病痛, 而是广义上对于社会生活中的不和谐、困难、危机和灾祸等进行祛病禳灾、化险为夷, 最终目的是重建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

“巴拉伊”脾脏和“科里拉斯”薄膜不仅代表着神谕, 还是有独特内涵的文化符号, 象征了阿拉安人的家园和土地, 代表了阿拉安人的生活。阿拉安语中, 猪脾只有在班素拉仪式中才被称为“balay”(巴拉伊), 日常杀猪吃肉时, 指称脾脏的是另一个词“kuliba”。而 balay 的常用词义是房屋, 即阿拉安人建造的干栏式建筑高脚屋。班素拉查验时, 薄膜平铺在猪臀上, 脾脏矗立在薄膜中央, 就像是阿拉安人居住的高脚屋; 薄膜围绕在脾脏四周, 就像是阿拉安人开垦的旱田; 薄膜上由血管、脂肪组成的纹路, 以脾脏为中心放射状向四周散布, 就像旱田中一条条小路。整幅图景就像一个立体微缩模型, 在一片广阔的旱田中间, 矗立着一间高脚屋, 一条条小路都通向旱田中央的房子。这就是阿拉安人专门在班素拉中把脾脏“kuliba”改称作“balay”的原因。仪式中, 阿拉安人希望脾脏坚挺、薄膜肥厚, 其实是期待房子结实、土地肥沃, 房子代表的人和村社能够健康无恙、社区稳定、生活富足, 安然度过危机。班素拉的终极隐喻其实是阿拉安人的生活和生产, 整个仪式都是围绕这个隐喻展开。

#### (四) 仪式尾声

查验完后仪式结束, 人们将猪肉切成小块煮菜, 开始聚餐。通过班素拉, 彼此已心灵相连、情感一致, 神谕好坏直接影响人们情绪和聚会气氛。如果神谕好, 聚餐就是一场大快朵颐的盛会。猪肉是贫苦的阿拉安人平日少有的美味佳肴, 人们有说有笑、大吃大喝, 就像刚完成一项壮举, 而后一起庆祝、共享。病人家庭更是欣慰, 好像病人已然痊愈一般; 这些日子因为家人重病而忐忑不安的焦虑心情, 得到了缓解和宽慰, 心头难题已通过班素拉化解了; 提供这头猪举行仪式并分给大家食用, 算是感谢集体予以自家的帮助和支持。病人的情绪也会好很多, 对于接下来战胜疾病充满信心, 聚餐时也会尽量吃一些。

如果神谕不好, 聚餐则是一片安静和肃杀。人们默默吃饭不敢出声, 大家都明白病人已无可救、将不久于世。病人家属更是伤心, 丰盛食物摆在面前却一动不动, 只在一旁默不作声, 他们知道要做好心理准备。虽然神谕不好, 但班素拉依旧发挥了作用, 仪式中充分展现了人们的尽力之心、互助之情, 彰显出团结一心、共渡难关的集体意志, 已经让人们达到了心理上的宽慰, 并抚慰了病人家庭的悲伤。正如巫医卢西亚诺对笔者所说:“我们已经努力, 想了办法, 尽力寻找帮助……(无法施救)是神灵确定的命运, 不用太伤心。”

## 四、结语

综上所述, 班素拉巫术治疗是阿拉安人依据社会生活现实, 而产生的一种维持生存和稳定、抵御病难和危机的地方性活动, 它具有如下特性:

(一) 班素拉本质上是人与神灵沟通的方式, 原住民通过仪式告知神灵应该去做某事——祛病禳灾, 并从神灵那里得到反馈——病因为何? 能否治好? 正如当代社会借助手机、网络进行人与人之间的通信, 阿拉安人在人与神灵之间传递信息的媒介是献祀用的牲畜。他们认为, 举行仪式、献上牲畜向神灵发出呼唤, 表明自己所求之物; 然后神灵会通过牲畜的身体, 把答案——神谕反馈给人们, 人们查验牲畜的某些形态特征来获取神谕。虽然仪式过程看似荒诞, 但它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信息反馈机制, 使人与神灵之间具备了有效的沟通方式。

(二) 班素拉充分体现出，人与神灵之间是一种交易和问责的关系。研读祈祷词可以发现，祈祷过程其实是人在与神灵谈条件。人在祈祷中会向神灵郑重许诺，如果能给出好的神谕，事成之后一定会大搞献祀来感谢，并直接标定献祭牲畜的价码；同时还会威胁神灵，如果神谕不好，就要去苛责神灵、批评其傲慢。这内在的逻辑是，一边奉上献祀牲畜作为自己的筹码，一边毫不掩饰地向神灵索取，要求乃至命令神灵必须按条件完成交易，如果索取不得，甚至还要去问责。与我们通常想象中神灵是人们无限尊崇的对象相反，这些都说明人们对于神灵其实是一种物尽其用的实用主义心态：若能为己所用，就溢美之词、奉上祭品；如果发现没用，就嫌弃、责备。

(三) 班素拉作为超自然治疗的巫术仪式，超越了现代医学“治疗”的范畴，它主要不是针对生理的病痛，而是一种救灾机制，进行广义上的“祛病禳灾”，即关注和抚慰涉病、受灾人群在心理上的痛苦和不适。<sup>①</sup> 人类学视野中，疾病是“人的身心或自我——仪式、身体、灵魂或与世界的关系正在经历一种他并不想经历的状态”<sup>②</sup>，除了生理病痛，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神灵发生矛盾、不能和谐相处都是病态。班素拉作为阿拉安人在医学领域中的地方性知识，是一种典型的“民族医学”(ethnomedicine)<sup>③</sup>。与现代医学相比，民族医学往往做不到起死回生，但它更擅长通过予以精神安抚和物质补偿，维系因为疾病而受影响的社会关系，宽慰病人及周围人们因为疾病而焦虑的情绪。以班素拉为代表的阿拉安民族医学，可以让病患获得心理安宁、缓解肉体痛苦；让倍受病痛、危机折磨的病人家属得到慰藉；让苦难中的人们看到继续活下去的希望，给予他们关心、安慰和勇气；让当地社会能够拥有一种危机应对策略，以较小的代价去克艰难度，让社会、家庭、个人继续前行。

(四) 班素拉借助本地文化中的一系列符号、赋予它们特殊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达到治疗和抚慰效果。这其中凝结了大量地方性知识，只有通过对于阿拉安语言的全面掌握、对于阿拉安文化的深入了解，才能在文化语境中释读和理解。仪式中黑色的母猪、坚硬的铁器、坚挺的脾脏、肥厚的薄膜等符号，都在反复表达“坚硬”(rigēn)这个主题，所有象征内涵都是在不断把生命力赋予身处病难的人们。班素拉查验时，脾脏矗立和平铺薄膜中央的那一幕是终极的符号象征，阿拉安人用它来模拟自己理想的生活场景，从而表达内心朴素而直白的愿望，希望早田肥沃、身体健康。对于阿拉安人而言，整个巫术仪式是表意的，所以如果诠释了班素拉中这一系列象征符号，就可以理解阿拉安地方性知识的核心。

本文深描了阿拉安人的班素拉仪式，展现出该民族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在生活困苦、缺医少药的条件下，巫术成为他们不得不采用的方式；这种方式颇为聪明，甚至有些诡诈，但确有成效；最终地方性知识凝聚在一起，构成班素拉这个饶有趣味的巫术仪式。阿拉安原住民们通过这种“狡诘”的方式，让人们度过危机、社区维持稳定，这一个案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东南亚本土社会文化有参考意义。

(责任编辑 王皓月)

① 参见拙作《巫术的宇宙观：菲律宾阿拉安人的精神信仰》，《南洋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

② [美]罗伯特·汉：《疾病与治疗——人类学怎么看》，禾木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6页。

③ 董晓萍：《田野民俗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2—33页。